

齐涛 主编

资政通鉴

中国历代王朝开国检讨

王子今 著



泰山出版社

齐涛 主编

资政通鉴

中国历代王朝开国检讨

王子今 著



泰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历代王朝开国检讨/王子今著. —济南: 泰山出版社, 2009. 4

(资政通鉴)

ISBN 978 - 7 - 80634 - 720 - 1

I. 中... II. 王... III. 中国—古代史—研究
IV. K220.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4651 号

著 者 王子今
责任编辑 葛玉莹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路渊源

资政通鉴 中国历代王朝开国检讨

出 版 泰山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马鞍山路 58 号 邮编 250002
电 话 总编室(0531)82023466
发行部(0531)82025510 82020455
网 址 www.tscbs.com
电子信箱 tscbs@sohu.com

发 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规 格 165 × 240mm
印 张 23.5
字 数 220 千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80634 - 720 - 1
定 价 38.00 元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自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泰山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绪 论	齐涛	/1
(一)	狡兔死、走狗烹与功臣问题	/1
(二)	《过秦论》与前王朝的清算问题	/9
(三)	经济与民生的匡救	/13
(四)	社会秩序的恢复与重建	/17
(五)	开国之君与第二代君主的过渡	/25
一	有多少代王朝,就有多少部开国史	/39
二	古代王朝“开国”的基本模式	/58
三	开国模式之一:造反	/67
四	开国模式之二:篡夺	/93
五	开国模式之三:侵灭	/110
六	开国史的个案分析:斩蛇剑——刘邦帝业象征	/120
七	开国史的个案分析:王莽“始建国”	/131
八	开国史的个案分析: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	/144
九	政治危局:开国君主的机会	/150

十 开国皇帝的文化资质	/182
十一 成功的“王侯”和失败的“贼寇”	/197
十二 “杀功臣之讥”：“狡兔死，走狗烹”的政治文化分析	/219
十三 开国初期的政治定式：功臣执政和功臣子弟执政	/235
十四 开国之主怎样收拾残局	/238
十五 开国之主怎样拨乱反正	/244
十六 分封：权力的再分配	/249
十七 政策调整：取与守不同术	/255
十八 开国之初的文政与武事	/281
十九 舆论的利用和舆论的控制	/292
二十 “让步政策”？“反攻倒算”？	/302
二十一 军人在开国史中的作用	/316
二十二 第一代和第二代：开国君主执政权力的交接	/331
二十三 开国史舞台上的旦角	/353
参考书目	/366
后记	/368

绪 论

齐 涛

新王朝之开国与旧王朝之覆亡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因缘，明智的开国者，可以取前车之鉴，造不世之业，成就一番盛世伟业。但也有一些开国者，与其昏昏，不得要领，早早地陷入前王朝的轮回之中，使既成之业，毁于一旦。当然，也有的开国者，取法乎中，开国之后未能构筑长治基业，使整个王朝走不出平庸局促的轨道。就中国历代王朝的开国而言，登基称帝与统一天下，只是开国的前提，真正的开国之策在于如何由马上得天下实现不以马上治天下的转变，用一句最为现代的话讲，就是如何由造反者或革命者，成功地转为执政者或当政者。这一转变所面临的问题，对于每一个开国者几乎都是同样的，但处理的方式不同，得到的答案也便各不相同。

（一）狡兔死、走狗烹与功臣问题

功臣问题是每一位开国者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对功臣的处置是后人评判其是非得失的重要标的，也是关系到新王朝安危存亡

的头等大事。自古以来，对功臣的处置无非两大模式，一曰杀，二曰辞，前者以西汉刘邦与明朝朱元璋最为典型，后者以北宋赵匡胤处置的最为标准。无论哪一种模式，都意味着开国之后，功臣命运的终结，很少能以功臣身份高居朝堂，安然无恙者。

韩信之于刘邦，可以说是建汉首功，当刘邦将其从楚王之位擒至长安，贬为淮阴侯后，曾与他论领兵将兵之多寡。他坦率地说刘邦之将兵，不过“十万而已”，而自己将兵却是“多多益善”。当刘邦又追问他既然如此，为何反为所擒时，他也很坦然地说：“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但直到临死，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只是高呼：“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其实，韩信之死，不外三点原因。其一是功高盖主，为刘邦所难容；更重要的是，他又恃功自傲，并不把新帝刘邦放在眼中。项羽败亡后，其将钟离昧被刘邦通缉，逃入韩信封地。韩信原在项羽帐下时，与之相友，此时，便不顾刘邦之命令，将钟离昧待为上宾。刘邦得到这一消息后，严令韩信将其递送朝廷，但韩信依然借故拖延，不予执行，这实际上是对刘邦的极大蔑视。结果，刘邦以游云梦为名，将其捕至长安。韩信之后的霍光以及后世的大小勋贵们，直到明朝之胡惟庸，清朝之多尔袞，大都重蹈此辙。《汉书·霍光传》曾记道：

宣帝始立，谒见高庙，大将军（霍）光从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后，车骑将军张安世代光骖乘，天子从容肆礼，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诛，故俗传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祸萌生骖乘”。

霍光虽然尽忠尽职，并无二心，但他位高权重，可兴废立之议，置帝王于股掌，使帝“若有芒刺在背”之感。所以，民谚所言“威震主者不畜”，可谓道出其中真谛，历代勋贵之败亡，这是十分重要的原因。

其二是位极人臣，其官其爵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让刘邦无官可赏，无爵可封。被赏赐之人登峰造极之时，便是其厄运降临之日。郭子仪深谙此道，当其平定安史之乱，建有殊勋后，官爵一升再升，以至于无官可封，唐代宗要将尚书令一职相授。因唐太宗即位前曾为尚书令，所以，此后再无人臣任尚书令者。对此，郭子仪坚辞不受。不仅如此，朝内朝外的大事小事，只要相涉，他都谨小慎微，绝不恃功自傲。这样，郭子仪真正做到了在皇权与自身权势之间游刃有余；而韩信之类却不谙此道，终致灭门之祸。

其三是君臣之间的距离意识。勋贵们或与帝王同出布衣，或与帝王同出一宗，朝夕相处，自觉不自觉之间，往往要忘却与九五之尊的距离，自然会触犯龙颜。刘邦与大臣部将同出布衣，在

初即帝位朝会之际，“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叔孙通定尊卑礼仪后，刘邦感慨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①此“贵”便是由距离而来。李斯是秦汉大臣中第一个受戮功臣，当其末路，欲携爱子、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不可得也。原因何在？赵高之构陷、李斯之跋扈，都是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他同秦始皇、秦二世距离的分寸无度。帝王的心胸，大则大矣，小亦小也，但对与他亲近者往往是小而又小，所谓“伴君如伴虎”，就是这个道理。

陈胜、吴广起自民间，为人佣耕时就感叹：“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相约：“苟富贵，无相忘。”当其揭竿而起、声势浩大之时，故时农友相约而来。但当这些故时农友正感叹宫殿之雄伟，连称“伙矣”之时，却统统被杀。^②这些人恐怕至死也不会明白为什么会死，问题出在成了王的陈胜已不是常人，他要切断与凡人的关系，切断自己的历史，而农友们却还将他视为同类。这一点，东汉光武帝的故交严子陵非常清楚，他在刘秀登基后，垂钓富阳，三请不至，后来即便到了朝中，也时刻保持臣子的身份，绝不以故交旧友自居。

严子陵属于急流勇退者，但这种人物实在太少，只有北宋开国之后，在赵匡胤的威逼利诱下，功臣们杯酒释兵权，才使整个

①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② 《史记·陈涉世家》。

功臣集团与皇权保持了相安无事的关系。在杯酒相劝之时，君臣之间的一段对话很值得玩味。宋太祖先讲了为帝之不易，讲自己“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功臣们询问为何，太祖道：“是不难知之，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功臣们诚惶诚恐地说：“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太祖一语点破：“汝曹无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何？”他这时才说出本意：“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要功臣们释去兵权，安享富贵。

司马光的《涑水纪闻》卷一详细记载了这一事件的经过：

……上因晚期，与故人石守信、王审琦等饮。酒酣，上屏左右谓曰：“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之德无有穷已。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今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难知之。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皆惶恐起，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上曰：“不然。汝曹无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不可得也。”皆顿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怜，指示以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

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谢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疾，请解军权。上许之……

对于这些功臣们的安排，宋太祖的确说到做到了。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罗彦瑰四人分别出为归德、忠正、镇宁、彰德节度使；石守信虽仍以天平军节度使遥领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但并无实权。为了显示对这些功臣宿将的恩宠，太祖除大加赏赐外，还跟他们当中的不少人结为姻亲。例如：太祖把守寡的妹妹燕国长公主嫁给高怀德，又把女儿嫁给石守信、王审琦之子；张令铎之女则嫁给了太祖之弟光美。^①

明太祖朱元璋与刘邦十分相似，都出自民间，也都在开国之后大杀功臣，所不同者，朱元璋几乎将开国功臣杀戮殆尽。其开国后，先后构成胡惟庸案与蓝玉案，株连甚广，仅蓝玉案被牵连处死者就达一万四千余人。蓝玉案处理完后，在朝中的第一代功臣只有颍国公傅友德和宋国公冯胜了。这两人久居北部边防，战功卓著，又长期受朱元璋所封的几位王子节制，且傅友德为人谨慎，冯胜虽剽悍，但长期赋闲在家，已对朱元璋形不成什么威胁，但朱元璋对他们仍是放心不下。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在一

^① 见齐涛主编：《中国政治通史》第六卷，江晓涛、李晓著：《动荡与变迁的宋辽金政治》，泰山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66页。

个宴会上，朱元璋借口傅友德之子担任警卫未按规定佩带剑囊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突然向傅友德发难，处死傅友德及两个儿子，又将其妻女宗族一并发至云南充军。两个月后，他又利用冯胜妻弟向官府诬告冯胜在打谷场私埋武器图谋不轨为借口，逼迫冯胜自杀。至此，洪武一朝没有病死也没有被杀死的高级武官只有长兴侯耿炳文和武定侯郭英二人了，这二人在朝中懦弱无为，没有什么影响，因而也得以在洪武后期对将领大开杀戒时保住了性命。^①

清初名士王士禛在《居易录》卷二十四中曾感叹道：

适读海宁朱一是所作《傅颖公传后记》，略云：“洪武末，胡蓝二狱之后，旧臣、宿将有方面之勋者惟颖公、宋公（冯胜）在。而宋公将略不及颖公，心之纯白亦不及颖公也。颖公，开平后一人耳。高皇帝必欲去之者，何故？其时帝春秋高，皇太孙幼，不无汉景疑亚夫之心。然颖公死，而少帝之长城坏矣。汉高杀功臣，与高帝类，然犹能存周勃、陈平定吕氏之乱。而高帝不能存一颖公以拒靖难之师。其始之深防过计。凡以为少帝，而少帝适用此亡。

^① 见齐涛主编：《中国政治通史》第八卷，朱亚非著：《精致极权的明朝政治》，泰山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71页。

王士禛所感叹的“少帝适用此亡”，是说朱元璋死后，传位少帝建文帝，而燕王朱棣起兵南下之时，建文朝中竟无可可用之将，只能用三流老将耿炳文应付局面，结果是一败再败。从正统论的角度，王士禛所言很有道理，朱元璋对功臣杀戮太过，以至于变乱之时，其法定继承人竟无将可用。但是从王朝发展的客观规律与明王朝的政治现实看，朱元璋之为的确保障了明王朝基业的稳定，明初到成祖时代政治的安定、社会的发展与之不无关系。如果明太祖不如此对待功臣，建文即位之后，有可能龙争者恐怕不只是燕王一人。

至此，我们应当明白“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为什么会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的一条规律，君王们为什么会成为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冷血铁君。

春秋以前的夏、商、周三代，似乎没有功臣被杀，是孔夫子所说的这一时代“郁郁乎文也”，还是比屋可封，天道荡荡，没有一点污泥浊水，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西周开国，姜太公功莫大焉，武王开国，他不仅没有后顾之忧，反倒受封齐地，成为第一封君。问题就在这里，上下等级，层层分封，无法僭越，这是贵族制的“好处”。

自战国以来就不同了，有志者蠢蠢欲动，摩拳擦掌，都试图当一当主子，帝位成了全国上下追逐的核心。逐鹿中原，问鼎京洛，甚至宫廷内外的政变与残杀层出不穷。当然，我们也不能因

此说君主杀功臣都是自卫和防范，合理合法，但我们如果从政权稳定与当政者的角度重新审视时，应当能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

（二）《过秦论》与前王朝的清算问题

新朝开国，为了论证自身的合法性，更为了借鉴前朝覆亡之教训，往往要对前王朝政治进行种种清算，清算的成就如何？清算之后所引致的新政如何？直接影响着新王朝的开国之局。

刘邦平定天下后，志满气高，不可一世，本无意对秦王朝进行政治清算，但陆贾的一番话让他大梦初醒。《通鉴》卷十二记道：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秦始皇，皆以极武而亡。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惭色，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此后，西汉朝野对秦王朝的清算蔚成风气，至文帝时，贾谊

上《过秦论》，全面深刻地分析了秦亡之原因，为这场政治清算画上了完满的句号。

《过秦论》的主旨是说秦以弱胜强，终于实现统一，“鞭笞天下，威震四海”，然而迅速败亡，原因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这里所说的“仁义不施”，是指责秦王朝的统治者以暴虐之心与暴虐之术治国，终于导致了不可挽救的政治危局。贾谊还批评说：“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而秦二世又“重之以无道”，更变本加厉地推行暴政，“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无当，赋敛无度”，以致“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穷困，而主弗收恤”。最终“奸伪并起”，“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从高官贵族到平民百姓，人人自危，因此形成了一旦发生变乱，就迅速土崩瓦解的政治局面。

秦政之失，在于“吏治刻深”与“赋敛无度”，是人们大都注意到的。贾谊特别指出秦始皇“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的事实，实际上涉及到秦王朝专制政治在体制方面的根本弊病。

贾谊说，“秦王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

改，暴虐以重祸。”这样的政权，“亡不亦宜乎？”认为极端专制的秦王朝迅速灭亡，是历史的必然。贾谊还具体描述了秦政的这一特色：“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侧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言论的严格禁锢，是专制制度的突出特征。不过，这种禁锢并不能平息民众的怨愤，反而会激起更强烈的反抗。正如《过秦论》所指出的：“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叛矣。”

所谓“攻守之势”有“异”的观点，体现出贾谊清醒的政治识见。

贾谊指出：“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也就是说，“攻”与“守”，“兼并”与“安定”，“取”天下与“守”天下，夺取政权与巩固政权，战争时期谋求并兼与平时时期谋求安定，政治方针，政治策略，政治风格，也就是贾谊所谓“术”、“道”、“政”等，应当是有所不同的。

秦实现统一之后，未能改变战时的政治形式，所以“取之”的政策与所以“守之”的政策没有区别，秦王朝最高统治者仍然以取天下的政治方针面对守天下的政治现实。秦始皇的统治思想尚未完成应有的时代性转变，以这种思想为基础制定的关东政策

自然表现为恐怖的虐杀和苛重的赋役，其结果终于导致秦王朝的迅速败亡。

从陆贾到贾谊，对秦政的反思十分深刻，尤其是《过秦论》是中国古代政论的名篇，司马迁在《史记》中真诚地感叹道：“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更为重要的是，西汉王朝开国后的当政者，把上述政治清算转化为新的政治导向，反秦人之道而行之，实施仁政，与民休息，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

《史记·萧相国世家》记道，汉兴，萧何利用民众对秦王朝残暴法制的不满，顺从民意，进行了政治改革，“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顺应民心以否定秦法，成为汉初政治的标志之一。萧何之后，曹参继任为相，仍然坚持这一方针，行政诸事无所变更，依然遵行萧何时创置的制度，以为“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他专门任用“木拙于文辞”的“重厚长者”，而部下有言辞激切，刻意追求个人声名的，均予以斥退。司马迁以肯定的态度说道：曹参为汉相国，政风“清静”，使百姓在秦代酷政之后“休息无为”，于是“天下俱称其美”。^①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西汉统治阶层成就了世代称誉的“文景之治”。^②

但是，西汉开国者对前王朝的政治反思也有重大偏误者，刘

^① 《史记·曹相国世家》。

^② 以上内容见齐涛主编：《中国政治通史》第三卷，王子今著：《走向大一统的秦汉政治》，泰山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102、107~108页。